新北漫遊書寫組

第二名

廖淑志

年輕不運動，只愛蹲圖書館，三十歲發福後才開始學習登山，進而熱愛，想在一次又一次的肉體極限中了解人生、辨認世界。最愛閱讀的作家是楊牧、羅智成，以及楊南郡和徐如林的探勘紀錄。

Pu'ing・找路

註：Pu'ing，泰雅族語溯源之意

伊能嘉矩在他的《臺灣踏查日記》中記載一個故事：當年劉銘傳任臺灣巡撫時，曾在臺北府開辦學堂，揀選優秀的蕃童入學施予教育。其中有名原籍屈尺的蕃童 Siron，精通北京官話、臺灣話甚至四書經典。後自蕃學堂返回故里，他亦仍手攜經書，身著儒家衣冠。但在山中，他拋經書於溪谷，棄衣冠於道旁，恢復為跣足裸踵的舊時模樣。

這則伊能嘉矩直接由當事人口述紀錄而成的簡短而生動的故事，卻遍尋不見當事人心理的描述。Siron 為何忽然返回故里？對於殫心竭慮學習的那些年歲他又有何想法？

於新店返回屈尺的路途上，他不辭千里依舊不願割捨衣裳和經典，是因對自己學業成就的自豪感？還是他對曾親炙的外族文化還有一股難以割捨的情懷？那入山後又是什

麼契機，使他驟然棄絕這些身外之物，宛若敝屣？

遺憾的是，Siron 縱然深諳漢語、臺語和泰雅話，最後卻沒用任何一種語言或文字留下他的想法。

此後人生中令我忽然清晰感受到 Siron 承受之輕重的，是我在烏來山域偶然興起的一場登山。

那時我和山友從烏來公車總站出發，時間尚早，便決定從烏來老街走至內洞森林遊樂區，沿途可經信賢步道，娃娃谷等景點，路程約八公里。今日之烏來地區，公路四通八達，逕通深壑。遇溪架橋，逢陡夷平，一旁北勢溪淌著清碧，亂石瑩白。沿途坡度和緩，談笑間已通過信賢步道，飽嘗白練騰空，飛珠濺玉的美景。

如果仍沿著步道往下走，那該會是驚濤不生，波瀾不興的坦途，但我依舊走上了岔路。岔路的入口是株披掛密密麻麻登山布條的大樹，就經驗判斷，這會是通往某座山頂的入口。查詢手機ＧＰＳ後，確認通向未曾聽聞的大保克山，途中亦似有路徑下切內洞森林遊樂區，對登山客而言，攻下一座山頭是項誘惑，仗著沿途都有登山布條的指引，我們便一股腦鑽進雜木和芒草構成的密林。

啟程的路跡尚屬清楚，只是坡度陡峭，烏來終年水氣豐沛，雲霧繚繞，即使未下雨的天氣，山路仍顯濕滑泥濘。往往腿抬到一半，著地的另隻腳為泥土所滯，費一步之力，只進半步之距，連肺部都為這徒勞大生悶氣。但亦不敢席地坐下休息，原因無他，一種蟄伏於低矮草叢中，伺機揮舞利刃口器的生物，蠕動身軀如潮水蔓延——「又是螞蝗！」

因不能坐下，我無奈半靠在樹幹上，把雨鞋倒懸，倒出隻隻黑色生物。那種黑缺乏反射的光澤感，絕非夜色的魅惑，肥滿臃腫的外型則係大啖人血之結果，望之厭惡。螞蝗喜愛溫暖潮濕的低矮草叢，以鮮血為食，在烏來和三峽的原始叢林分布尤多，總讓登山客聞之色變。

因不遑休息，我們隨布條深入山林。山徑收緊，兩側茅草愈發濃密，尖銳葉片於手臂洶湧嗜血，腐植層逐漸增厚絆足。當空中蛛網亦在臉頰上，為我們前進的自信劃下纏綿濕黏的問號時，我們開始明白：「迷路了。」指往大保克山的登山布條已尋覓不得，只得撥開芒草細細找尋，一小時後，突見一條陳舊的布條指往內洞林道。

我們以手臂作槳，划開齊與人高的芒草前行，不顧腳下磕絆。倏即眼前豁然開闊，一條坐擁平整路面的寬敞大道！隨後即辨識出來這是林業時代運送木材的內洞林道，只

是陰翳尚濃，林深不知處。只得壯膽沿路前行，一邊尋找可辨識的指標。

林道盡頭已無路，竟有一泓恬美水潭，兩側蔚然成蔭，水流在石頭劃出輕柔的迴旋。躡足靠近，陽光朗照，只見潭水光可鑑人，我的面目全非，焦灼、惝惶一覽無遺。

何處竟惹塵埃啊，我將頭全數浸入水中，冷卻。

想起一百多年前，那位泰雅族的 Siron 歸途肯定比現在的路更加險峻，越逼狹仄。沿途芒草濃密，與人齊高，輕易扯裂衣冠；路況潮濕泥濘，泥塗處處，沾染書籍斑駁，經典教條無法驅散毫不饜足的螞蝗。在他狼狽不堪的時候，循著祖先教導的技藝尋到水邊，也許本想喝口水歇歇腿，但此時陽光一點一滴放亮，事物逐漸明晰而不可推諉，他低下頭，驀然看清自己的臉。

屆時有滿林細風越過叢林彈奏山之豎琴，眾多蟬蛹穿越冬天預備甦醒，他撕碎儒服和書籍，再不回首。

*評審評語

起 頭引用一則百年前發生在頭一地區的歷史小故事，映照自己的旅行。這一百年前的真實小故事，本身充滿文化衝突的掙扎，帶向一個令人感慨的情境。同樣的，作者的烏來森林健行，也陷入城市文明與自然間的糾葛，或者有著相似的艱難。小小一文成功地由此拉出相當生動的敘述角度，應該是此一漫遊最吸引人的地方。（劉克襄）

得獎感言

適 逢臺灣古道探勘界泰斗楊南郡老師去世，所以我想將這篇獲獎文章的榮譽首先獻給楊老師。因為他的書喚起我對登山的興趣；接著是北部探勘界的老前輩陳岳，感謝他帶我走過與多清朝和日據時期的古道，最後是我的父母，女兒其實沒啥才華，但他們依然不放棄支持我繼續寫作下去。